

工业文明下人际关系的扭曲

——对《儿子与情人》的探讨

张文静

(黄山学院 外语系,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在《儿子与情人》中,英国作家戴·赫·劳伦斯以英国诺丁汉郡矿工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莫雷尔一家的感情纠葛与冲突,反映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通过《儿子与情人》中一系列扭曲的人际关系,展现西方工业文明给人们身心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劳伦斯;文明;扭曲;人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4-0077-04

—

《儿子与情人》是劳伦斯的半自传体小说,小说中对矿工生活的逼真描述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

这部小说中,劳伦斯主要描写了夫妻、母子、恋人之间的畸恋及父子关系的扭曲。在他的笔下,所有人的灵魂都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扭曲,失去理智。莫雷尔家庭的悲剧是人类在现代工业文明操控下凄惨命运的缩影“机器毁了男人,男人们毁了女人,女人又毁了儿子们,而儿子们被母亲所软化,重又毁了自己的女人”。^[1]劳伦斯透视生活的焦点是“人性”、“人的自然本能”,他潜心探讨着人性和本能,小说展示了这样一个人性被压抑、被摧残的恶性循环的现代文明世界。

劳伦斯向往农业发达的英国,在他眼中,农业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也是生机和活力的象征。然而18世纪的英国乡村难逃工业革命的魔掌。在小说开始,劳伦斯展现了破败荒凉的贝斯伍德:

“乡下到处都是这种小矿井,有些矿井从查理

二世时代就开始采掘了,两三个矿工和毛驴就像蚂蚁打洞似的往地底下挖,在麦田和草地当中弄出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图形和一小片一小片黑色的地面来。这些煤矿工人的茅屋一排排,一幢幢,到处可见。这些小屋,加上教区里寥寥无几的织袜工人的零星田园、住房,组成了贝斯伍德村。”^[2]

由于贝斯伍德是煤矿业发达的地方,现代工业文明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显著,大量煤矿的开采,工厂林立,浓烟滚滚,自然被人类文明践踏得面目全非,因此,不仅自然环境被所谓的工业革命所破坏,人类的生存状况也急转直下,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人类都被集中起来成为工业生产的工具,也逐渐沦落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奴隶。

迅速繁荣的工商业对英国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圈地运动使大量土地集中到大农场主手中,成千上万的农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被迫到工厂谋生,为了获得菲薄的薪水来维持生计,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在工业化的社会,人类的贪婪和欲望急速膨胀,赚钱成了生活的唯一目的,在这样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忠诚、仁爱和宽容极度匮乏。

生长在矿工家庭,劳伦斯曾目睹了矿工们恶劣的工作环境,对工业文明对人们精神和肉体上的摧

收稿日期:2009-02-27

基金项目:黄山学院教研项目“英美文学教学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2008hsujyz008)

作者简介:张文静(1984-),安徽安庆人,黄山学院外语系助教,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在读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残有深刻体会。因此,《儿子与情人》不仅是对人类相互隔阂的细腻的心理描写,同时是对现代工业文明价值的质疑,小说中所有人物的情感危机事实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因此,《儿子与情人》中,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冲突。莫雷尔夫人来自衰败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一小巧玲珑、聪慧迷人的女性,社会背景的差异,为她与丈夫日后激烈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当她和莫雷尔来到贝斯伍德时,幻想过上优越舒适的生活,然而她所嫁的人是一名地位卑微的矿工,现实让莫雷尔夫人心灰意冷。而矿工出身的莫雷尔成天在肮脏昏暗的地底下作业以谋生,所处的环境造就了其粗鲁、不修边幅的性格,莫雷尔夫人尝试改造莫雷尔,但以失败告终。事实上,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灾难,双方价值观的差异为整个家庭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二

劳伦斯对这对夫妻之间的差异有很多具体细致的描写。妻子有很强的责任感,而丈夫不负责任;她不安于现状,而他对贫困安之若素;他从未想过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也无法理解莫雷尔夫人的理想和孩子们的教育,由于他无法达到他妻子的要求,所以觉得其男性尊严受到了损害,最终莫雷尔开始酗酒,而他的妻子不断的为金钱和责任同他争吵,无休止的争吵最终使他失去耐心,开始动手殴打妻子——而争执的导火线“金钱”和“责任”正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代表。

在《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不遗余力地从各方面强调扭曲的人际关系。莫雷尔夫妇之间的冲突首先体现在语言上。莫雷尔夫人说一口规范的标准英语,而莫雷尔同所有矿工一样,说的是当地方言。语言的差异进一步加深彼此的隔阂,在莫雷尔夫人眼里,丈夫总是粗俗不堪、暴躁卤莽、龌龊肮脏。整部小说自始至终都充斥着一种绝望的情绪,对矿工生活的描写,是对这种情绪的渲染。矿工们起早贪黑的下矿井工作,每天下工都已疲惫不堪,只能以饮酒来麻木自己,生活没有理想,也没有目标。他们居住的地方肮脏拥挤、污秽不堪,其城镇周围也到处是矿井和陈旧的厂房,而长时间的井下作业已使这群矿工脱离了正常生活,他们的生活埋葬在烟尘和无尽的黑暗中,而这一切都是现代工业文明酿成的恶果,它是莫雷尔酗酒、贫困、殴打妻子的根源。

同时这部小说还对这对夫妇迥异的生活方式作了描写。当莫雷尔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的从矿井回到家时,他的妻子把桌子铺上台布,正坐在桌旁品茶,当莫雷尔逐渐成了一无可救药的酒鬼时,莫雷尔夫人对他愈加鄙视,最终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到孩子们身上。她将孩子们视为她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不得干涉。在母亲的影响下,孩子们对父亲也越来越反感,嘲笑父亲的行为,鄙视其肮脏的工作,并为他卑微的社会地位感到可耻,因此,夫妻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扭曲的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

失败的婚姻最终导致了母子间的畸恋。起初,莫雷尔夫人将所有的爱倾注在长子威廉身上,而威廉也是尽可能地讨母亲欢心,当他为母亲赢得墨水缸时,他像为女友获奖一样的兴奋,而莫雷尔夫人,“她多么爱他呀!不仅如此,她还对他抱有多大的希望啊。她几乎是靠他过日子。”^[257]然而,在母亲的影响下,威廉对任何女孩子都难以动心,甚至在将迎娶莉莉之时,他都公然表示对未婚妻的厌恶,他对母亲说:“她(莉莉)不像你,妈妈。她为人不是一本正经的,而且她也不会动脑筋。”^[263]后来威廉终究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下病倒,最终不治身亡,所以扭曲的母子之情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压力葬送了这样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

威廉死后,莫雷尔夫人将所有的爱转移到次子保罗身上,而保罗同威廉一样,牢牢的被母亲炽热的爱所禁锢,但他却无法像威廉一样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因为保罗情感比威廉更为细腻敏感。保罗没有真正的理想,他的理想就是挣一份菲薄的薪水,待他父亲死后,他就可以与母亲在小木屋里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当保罗起初找工作遇到困难时,他对母亲无比依赖,对她的坚强和自信更是格外崇敬。当他谋到职位时,他与母亲共度了一个美妙的下午,他们之间的亲昵与爱意犹如情侣共度蜜月般,对这一下午的描写是书中重要的部分,该部分对畸形的母子关系作了生动地描写。而当莫雷尔夫人临死之时,她似乎越来越像一个年轻、温柔、深爱着保罗的女孩子。她回顾一生,很清楚自己是多么憎恶自己的丈夫,也知道自己渴望的是怎样的爱。然而母子间的畸恋使保罗无法全心去爱任何一个女孩子,与玛莉安恋爱时,保罗意识到母亲对他和玛莉安关系的影响,莫雷尔夫人甚至嫉妒的对保罗说她自己“我从来没有一个丈夫——没有真正的……”。^[264]

莫雷尔夫人对儿子有很强的占有欲,而实现母亲的理想是她的儿子们做一切事情的动力,而莫雷尔夫人的理想来自于对生活的不满,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她的家道中落,出身于没落的中产阶级家庭,莫雷尔夫人一直渴望能重新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由于受过良好教育,她不愿意自己的尊严被贫困所剥夺,也不愿降低自己的身份,因此,她很少与其他矿工的妻子接触。当她发现试图改变丈夫完全是徒劳无功时,开始将期望转移到孩子身上,鼓励孩子们向上层社会靠拢,最终,她几乎时刻离不开保罗,似乎他的生命完全属于她所有,而保罗也在这种扭曲的母子之情中不能自拔,以致在莫雷尔夫人去世之时,保罗感到自己的灵魂无法同她分开。

莫雷尔夫人的悲剧是工业社会的悲剧,劳伦斯描写保罗“他沉思地看着窗外。他已经成了工业社会制度的一名俘虏了。”^[21]由此可反映出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类的戕害,而扭曲的母子之情更是对现代文明辛辣的批判。

一个家庭的所有关系都是紧密相连,环环相扣,一环受损,牵动全局。一种关系的异化最终必然导致另一关系的扭曲。莫雷尔邈遏粗鲁,酗酒无度,深受妻子和孩子鄙视,然而莫雷尔也尝试着修复自己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但莫雷尔夫人对孩子们的影响让他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当他与莫雷尔夫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他不再奢求家人的关爱,因此,莫雷尔逐渐处于与全家对立的局面。他“孩子们越恨莫雷尔这一套,他就越是坚持自己的一套。他似乎以惹得他们厌恶,把他们气得发狂为满足。”^[22]这一切使得莫雷尔与家庭的矛盾越发尖锐。

在第四章,莫雷尔与大儿子威廉挥拳相向,而保罗则经常祷告“主啊,让我爸爸快死吧。”^[23]儿子们对父亲酒醉夜归,殴打谩骂母亲深恶痛绝。他们对父亲强烈的憎恶和对母亲狂热的爱恋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两种强烈的情感都有悖于人之常情,父子之情由于母子间的畸恋而严重受损。另一方面,儿子们对父亲的排斥事实上是一种下意识的歧视与偏见。莫雷尔的谈吐都受到其阶级和教育程度的限制,这是他与家人之间沟通的不可忽视的障碍,语言上的差异使得彼此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在孩子们眼里,他没有能力扮演好父亲的角色,在母亲的影响下,孩子们无法以正确的态度来正视他们的父亲,对父亲为家庭的付出完全视而不见。

这样一个矛盾横生的家庭最终势必对孩子们

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在母亲的影响下,保罗无法给予任何女子精神和肉体上完整的爱,他的爱是分裂的,这让他和他的恋人都倍受折磨。

在与米丽安的交往中,保罗能感受到母亲对他的影响。小说多次描写保罗与米丽安在一起时心不在焉的情景,他眼里看着的是米丽安,心里想着的却是母亲,甚至担心回家晚了母亲会怎么想。他也非常在意母亲对米丽安的看法,力图在母亲与情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保罗和米丽安的接触,使他受到激励,对自己作品的洞察力增强,从而获得更多的领悟。他忍受不了米丽安的那种宗教神秘感,然而却又不由自主的被米丽安吸引,想和她亲近。但米丽安却只想与保罗保持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她是怀着一种贞女式的宗教感来对待保罗的爱。她不愿意也不允许保罗的爱有性的成分,把他们的爱定位在一种抽象的、灵魂的层面上。所以两人志趣相投、心心相印,却无法获得完整的爱情,最终两人难逃分道扬镳的命运。从克拉拉那里保罗品尝到了“激情”的快感。但遗憾的是他发现他爱慕的只是克拉拉的肉体而不是她的全部。于是他的内心开始极力地排斥她,即使在保罗刚刚从她身上得到满足之后,他也会时常产生厌恶她甚至蔑视她的感觉。在保罗的心目中,克拉拉只不过是一具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美丽躯壳。这个自从初识米丽安到现在逃避克拉拉的青年这么多年来在感情生活中始终处于一种自我矛盾、自我分裂的状态。“他的所思所想似乎总是有悖于他的一举一动。”^[24]在身边的这三个女人中,他仿佛完全迷失了自己。现代文明造就了主人公性格上的缺陷,米丽安是宗教的牺牲品,克拉拉在工业文明下已状如玩偶,保罗更是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之中。这一切使他们都无法享受到正常的完整的爱情,因此,他们试图与恋人构建和谐关系的愿望最终化为泡影。

三

劳伦斯在《儿子与情人》中描述了各种扭曲的人际关系,而这些不和谐的关系都是现代文明下的产物,小说中由于自然遭受破坏,一系列的悲剧犹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产生:现代文明破坏了自然与社会和谐,失去和谐的自然与社会造就了失败的婚姻,破裂的夫妻关系导致过于亲密的母子关系,母子之间的暧昧之情导致父子间的疏远,错综复杂

的家庭关系使得儿子们失去正常的爱的能力,上一代的悲剧在下一代身上延续。因此,现代文明是小说中所有悲剧的根源。劳伦斯目睹了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进步”最丑陋的一面——英国小镇上四处是肮脏昏暗的煤矿,煤矿所及之处都是满目疮痍。在《儿子与情人》中,通过对莫雷尔艰辛生活的描写,劳伦斯展现了矿工们非人的生活状况,这是对工业社会无情的揭露。莫雷尔不得不成天在偏远黑暗的矿井下工作,清晨是他每天唯一能见到日光的时刻。而威廉不堪工作重负和情感的煎熬,最终命赴黄泉,而莫雷尔夫人的肿瘤也是被污染的环境所造成的直接恶果……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下,人类的前途变得渺茫灰暗。

劳伦斯认为人类应与自然保持和谐,若一切因循自然规律行事,人类便可从中获取生机和活力,而人性亦不会扭曲。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寻求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一出路就是创建和谐自然。

参考文献:

- [1][英]弗兰克·克默德.劳伦斯[M].胡纛,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
[2]Lawrence, D. H. 儿子与情人[M].陈良廷,刘文澜,译.北京:民文学出版社,1983.
[3]Moore T Harr, Roberts Warren.D.H. *Lawrence*[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1958.

责任编辑:高 焕

Distortion in Human Relationship under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 Exploration of Sons and Lovers

Zhang Wenji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In *Sons and Lovers*, D.H. Lawrence, the British writer, taking the miners' life in Nottingham shire as the background, depicts emotional entanglements and conflicts in the Morels, which exposes various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aris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ic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is thesis analyses a series of distorted human relationships, which reflects the negative physical and mental influence on human beings brought by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Lawrence; civilization; distortion; humanity

工业文明下人际关系的扭曲——对《儿子与情人》的探讨

作者: [张文静](#), [Zhang Wenjing](#)
 作者单位: [黄山学院外语系, 安徽, 黄山, 245041](#)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4)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3条)

1. 弗兰克·克默德. [胡缨](#) 劳伦斯 1986
2. Lawrence D H. [陈良廷](#). [刘文澜](#) [儿子与情人](#) 1983
3. Moore T Harr. [Roberts Warren D H Lawrence](#) 1958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郭亚明](#). [赵丽丽](#). [GUO Yaming](#). [ZhAO Lili](#) [挣扎在自然与文明之间——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与劳伦斯作品中自然观之比较](#) -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6(1)

在自然与文明发生冲撞的社会转型期,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是一些思想敏锐的作家们始终关注的问题.生活在20世纪中后期的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与20世纪西方文学家劳伦斯一样深深地热爱大自然,但是,不同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不同的自然观让他们最终有了不同的文学抉择.

2. 学位论文 [马黎](#) [原野的朝圣——生态批评视域下的劳伦斯游记研究](#) 2008

戴·赫·劳伦斯是20世纪初英国文坛的大家,其小说创作独树一帜,成就卓越.但作为游记作家的劳伦斯,世人知之甚少.劳伦斯一生颠沛流离,多年旅居国外,云游四方,博闻广识.在异地的游历,他自称为“原野的朝圣”(savage pilgrimage),其“朝圣”之旅遍及意大利、北美、墨西哥、澳洲等地.“朝圣”途中,劳伦斯创作了大量优美的散文游记,这些所见所闻编撰成四部游记文集,分别是《意大利的黄昏》(1916)、《大海与撒丁岛》(1921)、《墨西哥的早晨》(1927)、《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1932).他的四本游记融自然美景、人文哲思与社会批判为一体,其精妙的“自然书写”美不胜收,使人印象深刻;其超越时代的思考独领风骚,引入深思.作为同样体现劳伦斯创作风格与特色的作品,他的游记光彩四溢,思想深邃,很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这些游记作品对自然山水有细腻生动的描写,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有独特的见解,对异族文化与文明也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本论文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劳伦斯的四部散文游记以及他的游记小说《羽蛇》,是为揭示劳伦斯关于自然、人、社会、文明等方面的独特生态思考,探究劳伦斯的文学创作及其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内涵,发掘作家的远见卓识;同时,也有一定的社会启发价值.《意大利的黄昏》与《大海与撒丁岛》笔调清新,光彩四溢,对自然山水与人文风貌的描写细致入微,劳伦斯发自肺腑地赞美意大利远离人类文明的自然美景;对于自然遭受工业文明的侵害,他为之深切忧虑并极力谴责.劳伦斯强烈批判机械文明对意大利古老纯朴的生活方式的破坏以及对意大利天然质朴的“自然之子”的异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态理想不仅体现在这两部游记的“自然书写”中,也体现在劳伦斯的生态实践中——远离工业文明,回归自然,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态和谐.《墨西哥的早晨》与他的游记小说《羽蛇》两部作品都是有关劳伦斯在北美的游历与他到北美“他者”文明的思考.其中,劳伦斯关于文化生态的思考尤为突出,论文从生态角度分析了劳伦斯对异族宗教与文化的感恩.劳伦斯对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蛇舞”有栩栩如生的描写,并对异族舞蹈、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做出了公正的生态评价.论文进一步解读了《羽蛇》中关于神秘“他者”的生态主题,劳伦斯赞美北美当地人的古老宗教复兴运动,表达了“他者”的宗教信仰较之欧洲腐朽机械文明的先进性.这两部作品都体现了劳伦斯超前的生态哲思.论文揭示出,作为来自西方文明的游历者,劳伦斯对“他者”文明的评价客观公正,对异族文明与文化的思考不存偏见,体现出他对西方中心主义反生态观的解构.

《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中的生态美,主要体现在劳伦斯对古老伊特鲁利亚人的诗意生存与艺术,以及古人生态平衡观的独特解读.劳伦斯视伊特鲁利人为意大利古老的“自然之子”,他们把自然诗意的的生活方式融入到艺术创作中,使生活与艺术作品都自然、惬意、和谐.同时,劳伦斯从古老伊特鲁利人壁画中解读出古人独特的自然平衡观与生死平衡观.面对异族文明,透过“他者”的遗物与遗迹,劳伦斯发掘到异族灵魂深处的和谐之音、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同时,劳伦斯客观公正地看待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尖锐地指出,伴随着罗马人对伊特鲁利亚人的征服,古老的意大利人与自然原本和谐的关系逐渐破坏,人也站到自然的对立面.劳伦斯谴责了文明侵略与征服,表达了不同文明和谐并存、和谐发展的生态理想.游历丰富了劳伦斯的人生与文学创作,也深化了他对异国风俗与文化的理解.他在异国旅行是其逃离机械文明的原野朝圣之旅,是劳伦斯体验自然、认识自我、反思社会弊病、反省本国与异国的文明,以及寻求和谐的历程.在朝圣旅程中,他见到了完全未经人类污染的最原始的自然,由衷地讴歌自然美景;并通过不同的文学作品对反生态的人类文明进行深刻地反思,痛斥自然、社会、以及文明等方面的生态失衡.在这些游记散文中,劳伦斯敏锐而深刻地表达了拯救之道,即在自然、社会、精神、文明等各领域重建和谐、实现和谐.当今社会,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反思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生态环境与生态格局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劳伦斯的游记作品,分析作者独到的生态视野,挖掘其作品中的深邃远虑的生态哲思,可以弥补对劳伦斯游记研究的不足,拓展对劳伦斯思想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化理解游记文学.此外,这种生态批评研究切合当下对文学作品进行生态文本分析的趋势,而且对劳伦斯作为游记作家,以及对他其它作品的进一步研究也不乏启发之处.

《意大利的黄昏》与《大海与撒丁岛》笔调清新,光彩四溢,对自然山水与人文风貌的描写细致入微,劳伦斯发自肺腑地赞美意大利远离人类文明的自然美景;对于自然遭受工业文明的侵害,他为之深切忧虑并极力谴责.劳伦斯强烈批判机械文明对意大利古老纯朴的生活方式的破坏以及对意大利天然质朴的“自然之子”的异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态理想不仅体现在这两部游记的“自然书写”中,也体现在劳伦斯的生态实践中——远离工业文明,回归自然,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态和谐.《墨西哥的早晨》与他的游记小说《羽蛇》两部作品都是有关劳伦斯在北美的游历与他到北美“他者”文明的思考.其中,劳伦斯关于文化生态的思考尤为突出,论文从生态角度分析了劳伦斯对异族宗教与文化的感恩.劳伦斯对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蛇舞”有栩栩如生的描写,并对异族舞蹈、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做出了公正的生态评价.论文进一步解读了《羽蛇》中关于神秘“他者”的生态主题,劳伦斯赞美北美当地人的古老宗教复兴运动,表达了“他者”的宗教信仰较之欧洲腐朽机械文明的先进性.这两部作品都体现了劳伦斯超前的生态哲思.论文揭示出,作为来自西方文明的游历者,劳伦斯对“他者”文明的评价客观公正,对异族文明与文化的思考不存偏见,体现出他对西方中心主义反生态观的解构.

《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中的生态美,主要体现在劳伦斯对古老伊特鲁利亚人的诗意生存与艺术,以及古人生态平衡观的独特解读.劳伦斯视伊特鲁利人为意大利古老的“自然之子”,他们把自然诗意的的生活方式融入到艺术创作中,使生活与艺术作品都自然、惬意、和谐.同时,劳伦斯从古老伊特鲁利人壁画中解读出古人独特的自然平衡观与生死平衡观.面对异族文明,透过“他者”的遗物与遗迹,劳伦斯发掘到异族灵魂深处的和谐之音、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同时,劳伦斯客观公正地看待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尖锐地指出,伴随着罗马人对伊特鲁利亚人的征服,古老的意大利人与自然原本和谐的关系逐渐破坏,人也站到自然的对立面.劳伦斯谴责了文明侵略与征服,表达了不同文明和谐并存、和谐发展的生态理想.游历丰富了劳伦斯的人生与文学创作,也深化了他对异国风俗与文化的理解.他在异国旅行是其逃离机械文明的原野朝圣之旅,是劳伦斯体验自然、认识自我、反思社会弊病、反省本国与异国的文明,以及寻求和谐的历程.在朝圣旅程中,他见到了完全未经人类污染的最原始的自然,由衷地讴歌自然美景;并通过不同的文学作品对反生态的人类文明进行深刻地反思,痛斥自然、社会、以及文明等方面的生态失衡.在这些游记散文中,劳伦斯敏锐而深刻地表达了拯救之道,即在自然、社会、精神、文明等各领域重建和谐、实现和谐.当今社会,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反思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生态环境与生态格局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劳伦斯的游记作品,分析作者独到的生态视野,挖掘其作品中的深邃远虑的生态哲思,可以弥补对劳伦斯游记研究的不足,拓展对劳伦斯思想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化理解游记文学.此外,这种生态批评研究切合当下对文学作品进行生态文本分析的趋势,而且对劳伦斯作为游记作家,以及对他其它作品的进一步研究也不乏启发之处.

《意大利的黄昏》与《大海与撒丁岛》笔调清新,光彩四溢,对自然山水与人文风貌的描写细致入微,劳伦斯发自肺腑地赞美意大利远离人类文明的自然美景;对于自然遭受工业文明的侵害,他为之深切忧虑并极力谴责.劳伦斯强烈批判机械文明对意大利古老纯朴的生活方式的破坏以及对意大利天然质朴的“自然之子”的异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生态理想不仅体现在这两部游记的“自然书写”中,也体现在劳伦斯的生态实践中——远离工业文明,回归自然,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态和谐.《墨西哥的早晨》与他的游记小说《羽蛇》两部作品都是有关劳伦斯在北美的游历与他到北美“他者”文明的思考.其中,劳伦斯关于文化生态的思考尤为突出,论文从生态角度分析了劳伦斯对异族宗教与文化的感恩.劳伦斯对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蛇舞”有栩栩如生的描写,并对异族舞蹈、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做出了公正的生态评价.论文进一步解读了《羽蛇》中关于神秘“他者”的生态主题,劳伦斯赞美北美当地人的古老宗教复兴运动,表达了“他者”的宗教信仰较之欧洲腐朽机械文明的先进性.这两部作品都体现了劳伦斯超前的生态哲思.论文揭示出,作为来自西方文明的游历者,劳伦斯对“他者”文明的评价客观公正,对异族文明与文化的思考不存偏见,体现出他对西方中心主义反生态观的解构.

《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中的生态美,主要体现在劳伦斯对古老伊特鲁利亚人的诗意生存与艺术,以及古人生态平衡观的独特解读.劳伦斯视伊特鲁利人为意大利古老的“自然之子”,他们把自然诗意的的生活方式融入到艺术创作中,使生活与艺术作品都自然、惬意、和谐.同时,劳伦斯从古老伊特鲁利人壁画中解读出古人独特的自然平衡观与生死平衡观.面对异族文明,透过“他者”的遗物与遗迹,劳伦斯发掘到异族灵魂深处的和谐之音、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同时,劳伦斯客观公正地看待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尖锐地指出,伴随着罗马人对伊特鲁利亚人的征服,古老的意大利人与自然原本和谐的关系逐渐破坏,人也站到自然的对立面.劳伦斯谴责了文明侵略与征服,表达了不同文明和谐并存、和谐发展的生态理想.游历丰富了劳伦斯的人生与文学创作,也深化了他对异国风俗与文化的理解.他在异国旅行是其逃离机械文明的原野朝圣之旅,是劳伦斯体验自然、认识自我、反思社会弊病、反省本国与异国的文明,以及寻求和谐的历程.在朝圣旅程中,他见到了完全未经人类污染的最原始的自然,由衷地讴歌自然美景;并通过不同的文学作品对反生态的人类文明进行深刻地反思,痛斥自然、社会、以及文明等方面的生态失衡.在这些游记散文中,劳伦斯敏锐而深刻地表达了拯救之道,即在自然、社会、精神、文明等各领域重建和谐、实现和谐.当今社会,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反思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生态环境与生态格局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劳伦斯的游记作品,分析作者独到的生态视野,挖掘其作品中的深邃远虑的生态哲思,可以弥补对劳伦斯游记研究的不足,拓展对劳伦斯思想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化理解游记文学.此外,这种生态批评研究切合当下对文学作品进行生态文本分析的趋势,而且对劳伦斯作为游记作家,以及对他其它作品的进一步研究也不乏启发之处.

3. 期刊论文 [贺泽](#). [HE Ping](#) [略论劳伦斯的创作](#) -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25(3)

以劳伦斯对人与自然及人与文明的认识为着眼点,从他的哲学思想、悲剧创作以及对两性关系的看法三个部分,进行初步的探讨.

4. 期刊论文 [孔岩](#) [沈从文与劳伦斯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之比较研究](#) -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25(5)

沈从文与劳伦斯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现了对人类文明进程关注的文化心态.劳伦斯立足英国工业社会的文化背景,表现工业文明对人及其两性关系的异化,探索西方文明社会的出路.沈从文则主要是在半封建的或前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乡村和都市的背景中,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表达着对都市文明或直接或间接的批判态度,试图用乡民身上充溢的生命力为老迈龙钟的民族注入活力,实现民族再造.

5. 学位论文 [端传妹](#) [文明及其缺憾-劳伦斯小说研究及其与弗洛伊德学说的比较](#) 2000

D. H. 劳伦斯是英国二十世纪重要的小小说家.他一生坎坷,其创作的主要作品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理解,是文学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劳伦斯的主要作品都以探讨两性关系和批判机械工业文明为主.由于他的成名作《儿子与情人》中“俄狄浦斯情结”式的情节十分明显,劳伦斯常常被人认为是醉心于弗洛伊德学说的小小说家.笔者认为对劳伦斯游记研究,可以弥补对劳伦斯游记研究的不足,拓展对劳伦斯思想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化理解游记文学.此外,这种生态批评研究切合当下对文学作品进行生态文本分析的趋势,而且对劳伦斯作为游记作家,以及对他其它作品的进一步研究也不乏启发之处.

6. 期刊论文 [李金华](#) [机械文明下的人性异化——浅析劳伦斯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 -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 24(5)

本文重点从人性异化角度剖析劳伦斯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在其一系列作品中，劳伦斯既客观反映机器对人的压迫、劳动对人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又通过细致的心理描绘，以奇崛、荒诞的形式表现人在机械文明压抑下的多种病症，从而进一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危机和人的整体异化。

7. 学位论文 [菲·菲 异域的救赎与幻灭——劳伦斯长篇小说《袋鼠》《羽蛇》研究](#) 2008

劳伦斯作为20世纪英国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关于他的研究一直是评论界的热点。在大量研究论文中，研究者大都将目光关注在他的代表作上，而对劳伦斯漂泊时期创作的有关异域题材小说研究相对薄弱。对于这一题材作品的研究，可以更好的把握、理解劳伦斯思想发展的脉络。本论主要以长篇小说《袋鼠》《羽蛇》为文本，结合一定的形象学、心理学等理论，分析作者怎样在欧洲文明外寻找救赎的。本论从三个方面论述，异域时空的构建、信仰的探源及信仰对现实的拯救、领袖人物的作用，都显示了劳伦斯给自己和读者构建了一个“异托邦”，一个真实存在而又超越现实的空间。然而，文本也表明，劳伦斯试图创建的这个与欧洲不一样的“异托邦”，也只能是一个异域的形象而已，它无法真正承担劳伦斯对现实欧洲的拯救。作者在异域构筑理想国的愿望没有实现，失望之余作者结束了他的异域之旅。通过“他者”关注本我，然而最后这种在异域寻求拯救的意图也只能是在激情燃烧后又归于沉寂。

戴·赫·劳伦斯(1885-1930)历来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他的情感生活及文学作品至今仍然是研究的对象。学者、批评家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劳伦斯及其作品进行分析研究。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关于劳伦斯所创作的异域题材的小说研究相对还是薄弱的。与他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相比，这类作品研究不够深入，而这类作品恰恰反映了一战后作者思想变化，是劳伦斯人格演化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因此对这一类题材作品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本论主要以劳伦斯这一时期描写异域的小说《袋鼠》《羽蛇》为文本，结合形象学、心理学等理论，分析劳伦斯在尖锐地批判欧洲生活状况的同时，如何在欧洲文明外寻找新生的力量，把握劳伦斯的思想及其内在的矛盾性。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一是针对劳伦斯小说的研究状况综述。通过对劳伦斯小说总体性研究、论文研究等方面的归纳，本论发现研究者对劳伦斯异域题材小说的关注仍然是薄弱的，作为其创作生涯的重要部分，对其这一时期作品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在对英国作家关于异域题材的小说写作进行一个大致梳理的基础上，进而介绍劳伦斯《袋鼠》《羽蛇》的写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劳伦斯离开英国、离开欧洲开始在欧洲文明之外寻找救赎，这与劳伦斯本人的经历是休戚相关的。战争使得劳伦斯深受精神和身体的双重伤害，也使他对欧洲失望，他离开欧洲开始寻找“完美人生”的旅程。这样，《袋鼠》《羽蛇》等关于异域描写的小说就成为承载劳伦斯梦想的时空。

第二部分主要从时与空的角度对《袋鼠》和《羽蛇》进行文本分析。澳洲是劳伦斯逃离欧洲后构筑的第一个“希望之地”，在那里，在劳伦斯笔下的主人公索默斯看来，清新的空气，纯朴的人民，远离尘嚣的简单的生活，这一切与欧洲相比较，它没有欧洲的沉闷与世俗，没有喧嚣的机器轰鸣，更没有人间战争的摧残。在索默斯的眼里，澳大利亚就是一个自然之地。但是澳大利亚原始“灌木丛”的芜杂与深不可测，却让索默斯无法真正进入这块“新大陆”。而在《羽蛇》里，爱尔兰姑娘凯特来到墨西哥，就遭遇到“野蛮”的力量，她不仅被原始气息所包裹，而且被这样一种原始蛮力所震撼。凯特想要更加了解、融入这座洋溢着原始气息的城市。通过对土著印第安人生命张力与爆发力的大量描绘，彰显出作者对“史前人类故乡”墨西哥的原始本能的张扬与赞颂。然而这与欧洲异异的土地对凯特来说，在浓郁的原始气息包裹着她的同时一种无力感、缺乏安全的感觉得时时围绕着她。在索默斯和凯特那里，澳大利亚与墨西哥的异域风情吸引了他们，但最终无法替代欧洲的位置。由此看来，劳伦斯给主人公索默斯和凯特构筑的不是一个“乌托邦”，不是一个“乌有之乡”，而是一个被福柯所定义、区别于“乌托邦”的“异托邦”。它是真实存在而又逸出欧洲现实的部分。但是，这个既真实又区别于欧洲喧嚣与尘世之地的澳大利亚与墨西哥，显然无法真正成为劳伦斯替代欧洲的“异域空间”。

第三部分主要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在《羽蛇》中，劳伦斯描绘了一场墨西哥本土宗教复兴运动，试图通过这个神秘的古宗教寻找救赎的源头。复兴运动以古阿兹特克人崇敬的大神—羽蛇神和战神为旗帜，凯特见证并参与了这个运动。对神灵的崇拜是潜藏在墨西哥人民心中的深层记忆，当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与古宗教复兴运动间形成共鸣，人们潜意识中对古老神祇的崇拜得以复苏。在凯特看来，古宗教与基督教代表的工业文明相异，它是墨西哥原始“血性”文化的体现。然而，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凯特发现，复兴运动虽作为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反衬，但是在基督教与印第安宗教碰撞的过程中，印第安宗教受其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它无法彻底摆脱基督教的影响。同时，主人公凯特一方面渴望能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力量，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认同运动的残酷和盲目。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凯特总是处在留下与离开的关键抉择中。这样，复兴运动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虚拟的拯救力量。运动本身只是满足了凯特那种对远古文明的向往而已，它仍无法真正作为西方文明的反抗形式存在。

第四部分主要从领袖人物的作用分析这两部小说文本。在小说中，有一类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掌握着这个国家一定的权力，心性孤傲，意志力充沛，经过严格的选择。他们就是劳伦斯笔下的领袖人物。在人们眼中，袋鼠、卡拉斯勒、西比阿诺等都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领袖气质，使人们不自觉被其吸引，他们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具有“救世主”的品质。这种对权力的肯定，体现了思想家对自我个性、权威的认同。小说强调权力意志的重要性，更是通过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描写来突出领袖的作用。但是，这些领袖矛盾的处事态度无法使他们真正承担对异域的救赎。他们虽声称要拯救人民但将自身与民众隔离开来，他们在否定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希望得到索默斯、凯特等来自西方世界的人的认同。由此，劳伦斯所塑造的领袖人物实际上显示了他对异域时空的潜在的矛盾状态，这种悖论瓦解了劳伦斯对“异托邦”的寄托。最后是本文的结语。异域时空的构建、信仰的探源、领袖的作用，都显示了劳伦斯给自己和读者构建了一个“异托邦”。然而，文本同时也表明，作者试图创建的这个欧洲文明外的“异托邦”，也只能是关于异域的形象而已。这个“异托邦”无法实现劳伦斯对现实欧洲的救赎，因此在异域世界寻求救赎的愿望也只能在激情燃烧后又归于沉寂。劳伦斯这两部小说中的开放式结尾、大量繁杂的心理描写等手法都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特点。总之，探讨劳伦斯在异域地创作的小说对了解劳伦斯有着重要的意义。

8. 期刊论文 [王静. WANG Jing 劳伦斯对人性的探索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8\(3\)](#)

20世纪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劳伦斯一生都崇尚自然、憎恶文明，主张人应当按人的本性、自然状态无拘无束地生活。试从自我、社会、自然三个角度入手，着力探讨劳伦斯在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人性这一主题，试图藉此寻出劳伦斯对人性的探索之路。

9. 期刊论文 [李静 细节的力量——浅谈劳伦斯的《羽蛇》 -考试周刊2009\(4\)](#)

戴·赫·劳伦斯，20世纪英国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以其独特的风格在英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虽命运坎坷，但他矢志不渝，勤于写作，留给我们的是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羽蛇》在他后期作品当中，不算起眼，但它是劳伦斯探索拯救西方文明的新途径，是我们能够更完整更深刻地探讨劳伦斯思想和创作的关键纽带。

10. 学位论文 [潘愈 爱情需要死亡的营养：对《恋爱中的女人》主题的诠释](#) 2007

劳伦斯认为机械文明压抑和扭曲了人性，破坏了人类的完整性。这种压抑和扭曲使人类精神和身体上都处于分裂和萎靡的状态。人类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人性被扭曲，生命力被异化。为了将人类从堕落中拯救出来，劳伦斯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归于自然。因此，劳伦斯小说都有一个基本的主题，那就是对机械文明的否定和对自然的渴望。《恋爱中的女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小说着重描写了两对情侣，伯金和欧秀拉，吉拉尔德和古德兰之间的矛盾对立。劳伦斯利用象征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这种矛盾对立，通过将男女主人公置于不同的场景之中，来表现他们各自不同的心理反应。从而，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扼杀。由于男人与女人有着出于本能的控制欲，面对女人的反叛，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男人必定会想尽办法制止女人的这种反叛，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即使女人与男人暂时达成妥协，这种妥协也不会维持太久，其结果必然是走向极端——死亡。

在整篇小说中，劳伦斯用了很多的笔墨来描写死亡的阴影，以及每个主人公面对死亡的不同反应。通过对这些不同反应的描写，男人和女人在婚姻、爱情、力量，甚至是欲望上的不同理想都得以充分的展现。由于这些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走向死亡与分离。吉拉尔德的死亡就是一个充分的体现。因此，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指责工业化谋杀了人性和重生的希望，并且揭示了这样一个主题：吉拉尔德的死亡暗示着完美结合重生的希望，爱情确实需要死亡的营养。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4019.aspx

下载时间：2010年3月22日